老二哲學中的星雲大師工夫心法

台大哲學系教授杜保瑞

摘要：

《往事百語》是星雲大師六、七十歲之際的成熟作品，反映了他落實人間佛教的弘法智慧。大師將自己的人生事蹟，處置的心得，藉由百語呈現，句句是深刻的行佛智慧。筆者以為，大師的《往事百語》就是現代行佛的工夫心法，配合時代環境，提出種種作法，藉由自己的案例，從青年修養期、來台艱苦期、佛光山創建期、國際弘法期的生命歷程，展現他無比圓融又堅毅的修養智慧，雖然不易學習，但必定是現代人可以效法的智慧。筆者將這百句的智慧法語，以「認識佛法的基本原理、堅持行佛的修養工夫、勇猛精進的方便法門、面對社會的接引智慧」作為歸納的重點，而它們都是般若智與菩提心的發用，可以說就是星雲大師的現代佛學心法。本文之作，針對其中第二部《老二哲學》的文句作學習反思及討論，一方面砥礪自己，二方面與社會交流。收穫宏大。

關鍵詞：星雲大師、老二哲學、往事百語、學佛、行佛

1. 前言：

 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，是他的智慧創作出來的，大師處世待人弘法利生的所有事業，都是自覺的智慧在指引的，這些智慧，就是佛法的實踐，背後都是深刻的佛法智慧。而大師因為熱愛文藝的關係，便將這些想法與實踐的過程一一記錄下來，《往事百語》就是這個過程中的自我詮釋，由一百條簡句的闡述，說明自己的做法與想法，其中智慧的流露，處處發人深省。筆者在年過五十之後，有機會認真閱讀，並撰寫心得，正是對我自己人生成長的最好引導，所以對筆者而言，閱讀星雲大師講自己的做法與想法的文字，最能相契入心，因為筆者自己也是熱愛生命、勇於成長的個性，心中有許多熱情的想法要去實現，但大師的說法，正好句句作為筆者的引路明燈，只要向大師的做法學習，理想就可以不斷地開展。

 這百句的智慧法語，筆者以「認識佛法的基本原理、堅持行佛的修養工夫、勇猛精進的方便法門、面對社會的接引智慧」作為歸納的重點，而它們都是般若智與菩提心的發用，可以說就是星雲大師的現代佛學心法，筆者已完成第一部《往事百語》《心甘情願》的研究寫作，本文之作，從第二部《老二哲學》展開討論，重點在勾勒觀念的要旨以及說明筆者自己的得益之處。

1. 小，不能忽視

　　星雲大師在第一篇＜小，不能忽視＞的文章中，主旨是要說：小事認真做，累積久了，自然成為有巨大效能的事業。以及小人物、小角色、小資源、小環境莫輕忽，只要有志氣，最終會成長茁壯的。這樣的觀點，放諸儒釋道中西哲學都是共通的道理。對筆者個人而言，卻被另兩段小小的文字所吸引，這兩段文字講的都是小小的星雲和尚，在年輕修行的時候，只有很小的角色可以扮演，沒有甚麼光芒，甚至還會被忽視，但這就當作是自己的成長歷程吧，接受它，體會它，繼續學習，自己終於會成長成大樹的。一段是：

青少年時，於各處參學，無論是一合掌，或一頂禮，雖是「小小」的動作，我都儘量表達內心的誠敬；向師長的一請示、一報告，即使是「小」事一樁，我也盡己 所能，述說得適當合宜。猶記得至金山寺掛單，苦候五個小時，沒有人理我；到毗盧寺參訪首座，等了三天，不蒙接見，在這些「小小」的等候裡，我學到了逆來順受、虛心耐煩，從中獲益甚大。[[1]](#footnote-1)

 這段文字，說明了無論自己動機多麼純正，志向多麼遠大，在自己沒有甚麼尊貴地位的時候，被忽視是常有的事，主動拜訪，等待召見，卻沒被重視，以致自己的時間被浪費掉，但是，星雲大師卻能在苦候的時光中鍛鍊心性，「逆來順受」、「虛心耐煩」，這就是煉養心法，不能做事的時候煉心，任何時候都可以成長。另一段是：

我也曾在多位老和尚座下忝任侍者，每天供應三餐，佇立侍候，添飯加菜；有時參加焰口法會，我側立在七大師身旁，寸步不動達八小時之久。這樣的兼職侍者，一做數年，雖然異常辛苦，精神上卻備感充實，因為我從那些長老大德的行儀中，學習到 做人處事的禮貌與進退時空的分寸。由於從事這些「小小」的工作，我深深地體會到佛法的大用，使我於忙中不覺忙，苦中不感苦。[[2]](#footnote-2)

　　做侍者就是要心思靈敏，反應快速，而且行動準確合宜，要知道師長需要甚麼，要知道環境的改變，要知道自己現在該準備甚麼？提供甚麼？而且，自己的動作更要以不打擾師長和大眾為原則，因為畢竟是師長在作為，自己是協助配合師長的作為而已，因此在眾人面前，自己彷彿是不存在的，所以不要刻意表現自己，而是讓一切的榮耀焦點聚集在師長身上，但卻是整個環境中最關鍵的一把鑰匙，因為自己要最快速準確地提供服務，以便讓師長的活動流暢順利。這就是侍者的角色邏輯。星雲大師就是在這種小小的角色扮演中，學到了應對進退的道理，因為有用心，所以不是無聊的差事，因為有進步，所以不怕忙、不覺苦。

　　做侍者，最怕的就是反過來成為師長的負擔，丟三落四，反而要師長不斷提醒。或者是自己好表現，處處出風頭，以為是解決問題、指揮大局，其實卻是耽擱事情、浪費眾人的時間。角色扮演的智慧，一通百通，做侍者做得好，就能做出大師的風範。侍者都不懂得如何做，人心的機巧就不能明白，應對進退的道理就無法體會，關鍵都是不懂人心，自己執著，又不能關心別人，這樣的人無法成為棟樑之材。做侍者就是發揮般若智、培養無我相境界的最好角色。「小，無法忽視」則是「堅持行佛的修養工夫」。

1. 不見不聞的世界

 大師這篇文章意境深刻，重點就是外相不必執著，人生的目的、生命的意義才是要感知的唯一重點，在生活的旅程中，永遠要把握意義，而不是外面的世界發生了甚麼事，這就是「不見不聞的世界」這篇文字的重點。心要讓它靈敏，就要發揮它的大用，若事事受外境引誘，就沒了自己的大事了。大師說他打佛七的經驗：

而我，也曾有過不聽而聽的經驗：一九五四年，我在宜蘭雷音寺主持 佛七，在喃喃的佛號聲中，我進入寧靜的禪淨境界。七天中，我時時刻刻覺得佛聲綿綿不斷，即使人不在佛堂，佛號也不絕於耳：吃飯時，一口一口都是「阿彌陀佛！阿彌陀佛！」刷牙的涮涮聲，也變成一聲聲的「阿彌陀佛」，乃至行住坐臥，念念分明都是彌陀之聲，未嘗稍停。七天的時間彷彿在一彈指間過去了，其間我所體會到的物我兩忘、心境合一、時空俱泯的境界，至今仍然印象深刻。[[3]](#footnote-3)

 時間過了七天，卻沒有時間的感受，七天彈指間過去，平常煩惱的時候，甚至度日如年，打佛七的時候才體會「物我兩忘、心境合一、時空俱泯的境界」這就是面對現實世界的感官使用都收斂起來， 讓自己的藏識作用，那就會與天地萬物一體，而無物我時空之分，也就是真的放下了世俗生命的一切，身心與虛空合一，也等於是與闢盧遮那佛的法身匯合，知天地萬物一體，則菩提心必然呈現，這也是勇猛精進的行佛法門。

 大師年輕時有禁語的經驗：

十九歲，我在焦山佛學院時，實行「禁語」。剛開始很不習慣，有時不慎出語違誓，我就走到大殿後面海島前，重重地摑打自己，直至嘴角出血為止。如是禁語達一年之久，我不但口中無聲，竟然連心中也沒有了煩惱的音聲。在寂寥靜默中，我沉醉在靜觀萬物皆自得的境界裡，時間彷彿拉長了，方寸的空間也擴展了。………我體會到「剎那永劫」的經驗，也感受到「極微」裡包容了大千宇宙。當我解禁說話時，同學們都驚訝於我的思辨敏捷。[[4]](#footnote-4)

 如果有事卻不能開口，那麼心裡就會一直翻滾那件事，直到把它徹底想透了為止，而不是動口去說它而已，而是以實際的行動去面對它，處理它，改變它，或是放下它。少了一個最便捷的工具，反而讓心靈更加清明了起來。那些不能用口去說的話，甚至有很多是不必說或不應該說的，那就正好不說了，若是不禁語，也許不小心又說出去了。於是在一年禁語期間，腦子更靈敏，思緒更清明，任何事情的真正意義與重點更能掌握，怪不得解禁之後同學都感到大師的思辨更加敏捷了。禁語也是勇猛精進的學佛方法。

 筆者以為，日常生活中，不該講話的時候，能靜下心來等待情境過去，這也是生活中的禁語，這樣的禁語，就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可以學習的智慧心法。

 以上兩段是學習期間的不見不聞，以下兩文是弘法時期的見不聞，意境更加深刻。大師說他愈忙碌，心就愈空靈：

我自佛光山隱退住持一職以來，各處講經的邀約紛至沓來， 各國來訪的信徒也絡繹不絕，再加上課徒教眾，日子可說是在分秒必爭中度過，但是我的心境卻愈趨空靈。雖然有許多不同的人和事環繞在身邊，我一面言談，一面辦事，也照樣可以瀏覽窗景，潤稿撰文，思惟演說綱目，計畫佛教發展，因為我的心中既沒有人，也沒有事。[[5]](#footnote-5)

 《金剛經》說無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大師此時進入聲望隆盛、因緣俱發的時期，於是十分地忙碌，但正是這些事情都是利他濟世之事，所以面對每件事都是把事情做好就好，沒有甚麼利害關係的念頭，事情再多，也是以辦好為原則，而不是得到什麼為目的，所以，只要頭腦夠使用，就能處理事情，而眾多的事情便可以不相干擾，同時進行。因為大師的心中，既沒有人我之區分，也沒有功勞之念想，所以不怕事多，甚至不覺有事。不覺有事，正是面對社會的接引智慧。是修行有境界之後的狀態。

大師說他忙得連自己都不見不聞了：

我常常一覺醒來，不知自己身在何處，有時好像連自己是誰都忘了。別人都說我太忙碌，要我多休息，我心裡一點也不覺得忙，因為我將身心六根都完全投入佛法裡，所以一切的榮辱、得失、有無、來去、飽餓、早晚……，都不去計較執著了。[[6]](#footnote-6)

 一早起來，不知身在何處，那肯定是睡得夠沉了，同時當天一定是無憂無慮的日子，但不是沒事輕鬆的時光，但一定是沒有擔憂、沒有罣礙、沒有怨恨、沒有五毒的狀態，雖然張羅各種事物，卻沒有著相，沒有功勞苦勞的念想，於是就沒有抱怨埋怨的心事，再怎麼忙心中都是平靜的，不見不聞，這次是對自己的勞動不見不聞了。

　　這幾則「不見不聞」的故事，處於修行階段的不見不聞就是在「動心忍性」，處於弘法的階段的不見不聞就是「證無所得」，藉由利益眾生的事業而體證般若。「不見不聞的世界」既是「勇猛精進的方便法門」，也是「面對社會的接引智慧」。

1. 你重要，他重要，我不重要

　　大師在這篇文章中說了許多他為了利益他人以便弘法傳播的事業，都是在先考量別人後考量自己的背景下做到的，弟子也好、信徒也好、朋友也好，人人都有種種的願望，都希望大師去達成，於是星雲大師也就不辭艱辛地一一去完成，過程當然很辛苦，但為了事情的圓滿，再累也要去完成。最後，結果多半都圓滿了。筆者以為，更為圓滿的地方是，大師更加地有能力、有福報、有境界了。大師說：「多年來，我深深感到：如果希望別人覺得你很重要，就必須先覺得別人很重要。」[[7]](#footnote-7)這是因為，人們為社會做事情的時候都感覺到自己所做的事情非常重要，所以無形中也覺得自己很重要了，但這只是自己的以為，別人不會有同樣的感覺的，別人感覺如何，其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自己的事情能不能夠辦得成功？那麼，別人的配合就很重要了，當自己覺得自己的事情重要的時候就會認真去做這件事情，於是若要讓別人一起參與到這件事情的話，那就是要讓別人也同樣覺得他是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如何讓別人有這種感覺呢？那就是去為做這件事情的人服務，因為他被你期許去做的事情是很重要的，所以他一定是很重要的人，所以你去看重他、為他服務，正是讓他感受到因為做這件事情而使自己變得重要起來的感覺，於是他就會認真投入這件事，並且對於你的期許和建議都認真面對，這就等於覺得你很重要了。所以，當我們覺得別人重要時，別人就會被這種感覺帶動起來，因此也就會尊重自己。

 然而，人們往往只是覺得自己重要，因此要求別人配合，即使是自己去幫助別人，也往往先要求別人順服於自己，這樣的話，別人必定不願順服，而自己的好事常常也就無法落實了。所以，尊重別人，為他服務，才是事情辦好的最重要動力。

 大師敘述弟子為自己蓋了開山療的故事，說道：

直到一九九一年，心平為我另外建了一座美輪美奐的開山寮，參觀者無不讚歎，此雖非生性儉樸的我心中所願，但是也說明了儘管自覺不重要，只要肯為人著想，自然會有人發覺你的重要，所以我們為人處事，不必患人之不重己，而應患己之不重人。重人而後人重之，這正合乎佛法裡所謂「因緣果報」的真理。因此，你重要，他重要，簡而言之，就是「心中有佛」最重要！[[8]](#footnote-8)

 其實，自己不重要，這就是佛教般若智和無我相的原理，我相太重，如何給人安心？別人要來滿足你的偉大身分都來不及了，何來心情感受你的教化？所以你的教化其實是給不出去的。愈不值錢的東西人家愈容易受用，不論提供的是甚麼偉大的事物，都不需要覺得這件事物很偉大，否則別人感受到只是一場交易，那也就不會太感謝你了，過程只是一場交易，何來禮謝之有呢？

 正因為覺得別人很重要，別人要我們做的事情就擺第一，這樣就用掉了自己的時間精力了，至於自己原本的事情就得另外找時間去做了，不過，時間更少了，就需要更有決斷力的去完成它們。至於臨時被找去做的事情，當然更沒時間準備，但，這也正是考驗能力、測驗胸襟的機會，沒得準備，就是當場決定、當場受用而已。大師說他的忙而又忙的生活：

有時好不容易偷得浮生半日閒，想要好好地待在寮房裡閱書報，改文章，看公文，回信件，不料這個單位的主管請我前往巡視指導，那個道場的住持也邀我為住眾開示。念及弟子的工作法務都很重要，徒眾的法身慧命也需要我關心，而我的事情，自有其他時間處理；我的生活，自有辦法能力調節。於是我只好又將自己的時間分割給他們，把書報、文章擱一旁，把公文、信件延到晚上處理，因為他們都很重要！[[9]](#footnote-9)

 這樣為了別人的事情而改變自己的作業行程，這是何等無我相的境界啊！正因為無我相，往後做事會加有效率，更加知道重點中的重點。不用說，「你重要，他重要，我不重要」正是「面對社會的接引智慧」，也是自己「堅持行佛的修養工夫」。這自然是有巨大的菩提心，才能達致的境界。

1. 重新估定價值

 「重新估定價值」這篇文章講得是大師在佛門中提倡了許多新的觀念，創造了許多新的制度，做出了許多新的事務，這一切，都有賴依據現實的需要，考量佛法的真諦，配合眼前的條件，提出最有利的做法。大師首先提到，進入佛門，才知道佛法的世界與外面的世界對所有的事情的看法都是不同的。但是又提到，即便是進入佛門，也有太多的事情在他看來，佛教的做法也與理想的佛法有所不同。面對現實的種種，於是他自己體會佛法，重新估定價值，因而有了佛光山人間佛教種種耳目一新的創造性做法。筆者以為，過去佛教的種種大乘教義、小乘作法的現象，是跟政府與政治有直接關係的，就是大師的這段話所說：

過去中國在君主專政時代，出家人一度迫於朝廷的威令，遁跡山林，不問世事，因此自明清以降，佛教一直未能發揮淨化人心的效果；現在國家漸漸走向民主、自由的途徑，在冀望社會大眾能以開放的心胸來看待宗教之餘，更殷盼吾等佛子也應該自我肯定，走入社會，為眾謀福。[[10]](#footnote-10)

 過去，外在環境的大局是如此，政府朝廷是與宗教團體拉鋸的，既然皇帝權大，自然要壓制宗教。但是現在，外在的環境是民權至上，則政治的干預就大大地減少了，政權的合法性根本就決定於人民的支持與否，於是，人民團體的宗教事業也就在政治的考量上不再是掌權者的對立面，而應該是合作面、拉攏面，故而，大師的許多人間佛教的觀念與做法，便能一一推出，雖然，在早期台灣社會，依然有種種的阻礙，但過了台灣民主化階段之後，宗教的茁壯，已經不是舊時皇權政治心態者所能駕馭得了的了，事實上，政治上的掌權者，也愈來愈不是皇權心態了，這才是人間佛教可以充分實施的真正關鍵，所以，過去中國兩千年的大乘佛教卻盡是小乘作風的歷史，在現代民主社會的時代，便將過去，而星雲大師，就是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最能因應時代演變，掌握佛法精神，利用最新的資源與做法的弘法大師。

 弘法，不為眼前困難所限，要重新估定價值，這就是「面對社會的接引智慧」。

1. 老二哲學

 「老二哲學」這篇文章正是《往事百語》第二集的書名，可見這篇文章對星雲大師而言，是多麼地重要。能做老二，才是真正的領導人。《易經》坤卦就是做老二的人，從初六到六二到六三到六四，都是一心一意承擔重責大任的英雄，終於有一天坐上了老大，六五，依然謙虛自處，唯人一旦坐上了老大之位，不免就自以為老大，而不肯下來，於是引來上六「龍戰於野」之局面，十分不好看，如果早早退位讓賢，就不必付出這麼慘重的代價了。《易經》所有的第四爻就是老二，君主身邊的大臣，《易經》不斷告誡的就是謙虛合作，如果朝中大員能夠做到如此，功勞往上推，權力與同事分享，利益往部屬輸送，那麼，大家上下一定和樂融融，自己也永遠有機會在團體中高居要職，只要不是一心想當老大，而是一心為大家服務，就能永遠有奉獻的機會。問題是，人人以服務為主張，卻以當老大為私心慾望的最大目的，這樣的話，沒有人願意屈居第二，沒有人能夠為事業做奉獻而不求私利，這樣的團隊是建立不起來的，這樣的事業是辦不圓滿的。星雲大師能夠願做老二，也提倡老二哲學，就是因為心中真正關心的是佛法事業，而不是個人的榮譽利益，這些都如大師所說的：

我覺得只要有機會為眾謀福，不必計較你我，甚至在幕後默默工作也很好，重要的是，大家是否有一份為教為眾的共識。[[11]](#footnote-11)

這篇文章中，大師提到了一件事情，就是組團去美國的事情，別人都不樂意星雲參與此事，他只好退出此團，自己組團前往。筆者以為，就算是要為別人服務，也得看別人的格局，星雲大師雖有當老二的意願，但是這位老二如果光芒太大，影響力太強，那麼別人也是會受不了的，人說：「不遭人忌是庸才」，此時也不能再去計較了，只好退出自己當老大。

老二哲學就是為了做事能夠成功才有的態度，所以是菩提心發起下的「面對社會的接引智慧」。

1. 我們要做義工的義工

前文老二哲學就是為他人服務，自己不必居功，本文做義工的義工，更是這個意思的再次落實。做義工就已經不是有名有利的事情了，做義工的義工，更是成人之美，老二哲學中的經典。為什麼？別人做義工，成就社會福利，成就自己的道業。但是做義工的義工，則是促成這樣的事情的圓滿完成，讓別人為社會服務，收效比自己做的還要大，因為別人人數無窮，自己只有一人，自己做義工，不如讓人人都做義工，豈不效果更大。

如何讓別人做義工呢？大師說：

「為什麼大家都喜歡為你做事呢？」有人如是問我。我想這是因為我從不高高在上，發號施令，總是先做「義工的義工」，所以我的義工就很多了。[[12]](#footnote-12)

志願服務的人，除非是聖人，多少還是需要鼓勵、讚美的，星雲大師就是扮演這樣的讚美者的角色，鼓勵他人，激發他人的菩提心，讓服務別人的人自己在群體中又受到照顧，於是來佛光山的志工就很多很多了，許多事情，不只是自己要去做，更要懂得，讓別人一起來做，這樣事情還會做得更大，關鍵就是君子有成人之美，大師說，自己請別人來做事，但是常常扮演為這個人做小事的角色，道理就在這裡。大師請文人幫忙編輯雜誌，自己前後噓寒問暖，他說：

其實，雜誌的美工、編輯都是我的專長，寫公文、定計畫的祕書業務，我也不是不會，然而在當義工的「義工」的同時，灌輸佛法的理念，等到一切都已經上了軌道，我不但可以分一些心力去別處弘法度眾，無形中更為教界培養了許多人才。[[13]](#footnote-13)

 讓為自己做事的人好做事，有效率，結果還是自己的事業更加茁壯，更重要的是，培養了這個人有弘法的行動力，等於度他成菩薩了。這就是大師說要做義工的義工的胸懷。

 本文中星雲大師說了做義工的功德，舉了一個例子：

佛陀座下有一位專司知賓的陀驃比丘，每天任勞任怨地工作，即使在深夜，有人前來敲門掛單，他也歡喜地提著燈籠，為其引導安單，數十年如一日，後來終於感得手指自然放光的福報，日後再也用不著打燈籠為人引路了。我自愧功德未臻圓滿，四肢五根都不曾放光，然而在為人服務的同時，心燈通體明亮，法喜充滿全身，自認是人生最大的福報。[[14]](#footnote-14)

 比丘認真又任勞地做自己的工作，全心投入，忘我以致無我，無我以致六根通神，手指放光，這就是生命提升了一個境界，不在世間執著，世界上許多入滅得舍利的出家眾，就是身心已與宇宙合一，而不是世俗世間的根器，所以會有各式不同的神通。利他忘己等於就在做身體的修煉了。

 做志工就是利他，既是利他，有機會人家請求幫忙就是去做，大師說：

近年來，我常收到各地來鴻，有的感謝佛光會的善行義舉，有的邀請佛光會共同協辦公益活動。對於真正有益於大眾的事情，不管大小鉅細，我一直認為是「義」不容辭的「工」作，因此一概不加推辭；[[15]](#footnote-15)

 就因為一概不辭，一直給、一直服務的結果，就辦成了佛光山一大片的事業了，因為既是助人、也是助己、也是荷擔如來家業。但是，自己要耐勞耐苦不計較，同時，能力要不斷地提升，這就要不斷地學習了，而學習的機會仍然是來自於願意服務。大師因此勸勉大眾，不用等到退休，現在就做退而不休的不退轉及不休息菩薩吧，這就是鼓勵大眾做志工的意思：

一些事業有成的信徒常對我說：等到將來退休以後，要來佛光山當義工，服務大眾。其實做「義工」不必寄望於未來，此時此刻，就可以實踐菩薩道的「義工」精神，以四攝六度利樂有情。有心服務大眾，更不必等到退休，眼前就能自我期許，作個不「退」轉菩薩、不「休」息菩薩。人身難得，勝緣難再，把握當下每一分每一秒，在世間廣結善緣，人生豈不更有意義？[[16]](#footnote-16)

　　要做志工，也要做志工的志工，做志工的志工，就是發菩提心，成就他人行菩薩道。這便正是：「堅持行佛的修養工夫」，也是「面對社會的接引智慧」。

1. 不知道的樂趣

　　不知道世界的真相為何，反而讓自己不必煩惱，因為常常是在事情知道了以後，徒生悲傷罷了。這是大師講不知道的樂趣的開場，但是，這句話的真正重點卻是在於「不必知道的事情不用去知道」、「該知道的事情用心去想就能明辨，不必光是用問的才能知道」。大師講了自己在事前不知道的情況下被邀請上台講課的故事，結果培養了應變的能力：

由於仰慕慈航法師盛名，因此安身以後第一件事，就是專程前往彌勒內院拜訪求教。慈航法師笑臉相迎，隨即聚合寺眾，臨時提議要我代他上課，我只好依言開示。事後想想：還好事先「不知道」，否則，恐怕緊張得三天三夜都難以安眠。後來，我經常在「不知道」的情況下，於各種場合應邀即席發言，無形中培養應變的能力。所以，「不知道」沒有關係，把握當下的機緣才是最重要的。[[17]](#footnote-17)

 或許慈航法師已經久仰星雲大師年輕時的不少事蹟，認為他心中有物，所以敢請他公眾講話，筆者以為，在這種狀況下要把話講好，當然是高級的心法，最恰當的講話，從來都是站在他人的需求下的講話，而不是展示自己的博學多才，用心體貼環境周遭的狀況，講些大家會關心的事情，這就能講好了。大師臨時被慈航法師請去講話，這也說明了，做人不必求人家知道自己，真正厲害的人一定知道你厲害，問題是低俗的人就算知道你厲害也不會願意承認的，因此做人當為不求人知，自盡己力而已，一旦碰到高手，就是讓你出手的時候了。這種事情是突然發生的好事，那就要「隨緣行」、「應變行」，至於生活中突然生的壞事，那就要「忍辱行」、「報冤行」。

　　做人當作有用之人，因此應當關切有用之事，世俗中人的言不及義、議論是非之事，根本不必去關心。大師說：

我以為眾生的安危才是學佛者所應該知道的，至於其他瑣事，我們不但不強求「知道」，還應該學習趙州禪師的「忘」字訣－－忘是、忘非、忘情、忘境，甚至忘你、忘我、忘有、忘無。所以，收徒四十年來，我不曾問過弟子：「這件事我怎麼『不知道』？」「為什麼沒有向我報告？」我覺得「不知道」很好，表示他們能承擔，我也沒煩惱。[[18]](#footnote-18)

 面對自己的事是如此，面對弟子的事也是如此。別人說你壞話，是別人的心境等級，他們說甚麼就是只關心甚麼，而你自己應該關心的是眾人的福利之事。為此，人人都應獨當一面，行菩薩道，自己如此，弟子也應當是如此，因此弟子自己把事情做好了就好，不是要向老師邀功，不是要向強人輸誠，於是大師對弟子的弘法事業，完全交付，不必事事過問，這也正是前文所說的，做志工的志工，你需要，我幫你，不需要，你就自己成材了。

 不必知道的瑣事、閒事、是非事不必知道，但是需要知道的事情，用心一想便會知道，知道了就會去做，這就是大師的「知道神通」，他說：

我每到一地，都能迅速掌握自己行進的方位、說話的分寸，甚至連電視弘法的錄影，也都能在不看錶的情況下，準時講完應該講的話，從不ＮＧ。徒眾常問我：如何知道這些時空、人際之間的關係？其實世間上任何事物，都有它一定的道理，我們不一定要親耳聽聞，親眼看見，才會知道。每個人都有無窮的潛力，佛教稱它為「佛性」。佛性不可說，它不講求外在的知識，而注重內心的體悟。「不知道」的事情，都在我們的心裡，我們可以用心眼去看，用心耳去聽，只要我們以平常心來看這個世間，就會感到一切都是這麼的自然美妙，「樂趣」盎然。[[19]](#footnote-19)

 佛性我自有之，它知道天下萬事萬物的根本原理，只要用心去聆聽，回到自心去探尋，很多事情的意義重點就能想明白，再配合平常的用心觀察周遭人事物，自己該怎麼做就會明白。這段話是我很喜歡一段話，筆者自己也時常有這樣的感受，在一個環境中該怎麼站、怎麼坐？該做甚麼、說甚麼？都是瞬間的覺察，其中多到數不清的經驗歷練，都是自己要當下自覺的，筆者以為，這種能力的養成，還是要有菩提心才行，關心別人，關心大眾的事情，希望把事情辦好，注意環境的變化，採取必要的舉措，這樣才到了知道怎麼站、怎麼走的境界。「不知道的樂趣」正是「敏銳的覺知力」換來的。這真是「面對社會的接引智慧」。

1. 從善如流

 「從善如流」這篇文章的主軸比較多一點，有說因為從善如流讓自己成長起來的，也有說因為從善如流讓別人成長起來的，但也有因為從善如流讓自己受罪的，也有說無論如何要堅持己見而不一定要從善如流的。當然，這都是看是甚麼事情而說的。學習成長的良好建議，不論自己還是別人，只要願意去做，都有好的成果的。沒有搞清楚的事情就去做，雖是順了別人好意，卻可能害了自己。明明自己知道應該怎樣做才對的事情，那就不論別人怎麼影響，都不為所動了。然而，事事豈能皆如人意，不就是保持一顆清明的心，事事經歷、時時成長罷了。

大師述說因為善聽好的建議而成就了自己的事情如下：

後來，我「從善如流」地接受家師的安排，前往宜興擔任國小校長，使我在弱冠時就略諳校務行政；我「從善如流」地和同學們合辦《怒濤雜誌》（《霞光半月刊》），使我在年輕時就具備紮實的編務經驗；我「從善如流」地跟隨同道們來到南京重整寺院，複雜的環境使我由年少無知漸漸轉為老成持重；我「從善如流」地直下承擔，率領僧侶救護隊，從烽火漫天的大陸來到春暖花開的臺灣，使我得以有機會與寶島居民共結法緣。[[20]](#footnote-20)

 原來這麼多的好事都是聽憑人家一個建議就去做了，也做到了，其實不是這麼簡單的，如果沒有一顆善良且勇敢的心，沒有般若智與菩提心，能夠說做就做嗎？能夠在做中學到這麼許多東西嗎？所以，人一方面要勇於突破現有格局，學習新的能力，接受新的生活，二方面要勇於承擔重任，為民服務，創造新的環境。這樣，這個人肯定成長快速，且事業有成，就像大師自己說的：

常有人問我：「您如何規劃生涯？」其實我生平素無大志，只是「從善如流」地隨順大家的喜好，沒想到居然能開創一片寬闊的天地。[[21]](#footnote-21)

 大師說他生平沒有甚麼大志，其實不然，大師絕對是胸懷大志的人，而且步入青年之後即展現了旺盛的企圖心，只是，國破家亡，自己要做甚麼，以及會成為甚麼，這些都無從規劃，難以想像，只是從善如流地看到、聽到該做的事情就去做了而已，而這些事，當然都是利益眾生之事，才能終成其大。

 從善如流是用在公益之事，不是用在自己的事情上，至於自己的瑣事，大師不一定要接受別人的好意的。他說：

我雖然「從善如流」，但也有某些方面堅守原則的時候。例如：我一生自己的日用只喜歡一，不喜歡二，比方我只擁有一雙僧鞋，感謝信徒經常縫製僧鞋送給我，但節儉的習慣實不易改，不得已，偷偷轉贈他人；我一生對於座位，既已坐定，就不輕易起來，已經起來，就不喜歡換位。記得數年前在飛機上普通艙就坐後，承蒙機長要親自為我升等，請我坐頭等艙，但我既已坐下，就不移動，只得婉謝他的好意；我一生信守承諾，永不退票，即使跌斷腿骨，住院治療，也堅持辦理出院，坐著輪椅，依約赴會；[[22]](#footnote-22)

 《論語》裡面講，「恭而無禮則勞」對待君子，要用適合他的方式去待他，一味地要表達自己的好意，結果只是讓君子不勝其擾而已，這樣，好意就變成只是自己的無禮了。君子碰到這些事情，雖然可能拂逆別人的好意，但畢竟與自己的原則有所牴觸，就不能再從善如流了。公事從善如流，私事不被打擾，別人的好意，不一定適合君子承受。這是重點。這裡談的是私事的問題，但不涉及私利，只是處置的建議，此時，對於他人的意見，有時候要看自己的需要，以及是否了解，若不了解，不接受為佳。因為在自己不能掌握或不適合的程序中，會讓自己吃盡苦頭。大師提到：

我一生不隨便聽信人言，看病吃藥，縱然熟人介紹，我也一概婉拒。記得有一回，咳嗽不停，即將上臺講經的前一刻，信徒帶來醫生要為我打針，當時的情況已不容多言，只得「從善如流」，沒想到一針下去，半年左右，左手無法舉起；去年冬赴美弘法時，小腿腫脹，弟子們堅持將我送醫檢查，我拗不過他們的好意，只得「從善如流」，不料護士量錯體溫，一定要我住院觀察，讓我在病床上白挨了幾個小時。這兩次的經驗，使我更加堅守自己的原則，除聽主治醫師張燕大夫的指示外，其他一概不聽，至今身心安泰，頗為自得。[[23]](#footnote-23)

 大師的這個經歷，是至為寶貴的建議，甚麼事情，自己都要有主見，不明白的事情，不一定要去做，知道而該做的事情很多，去做知道而該做的事情就好了，其他太多事，放下為宜。大師說：「至今身心安泰，頗為自得。」筆者深有同感。

 「從善如流」，是菩提心，是「勇猛精進的方便法門」也是「面對社會的接引智慧」。

1. 被領導學

 星雲大師在談這個觀念的時候，既回想自己成長過程中被領導的經驗，也陳述自己擔任領導者的做法。早歲時期，景仰太虛大師，希望全心追隨，惜天不從人願，太虛大師早逝。來台灣後，追隨了一些大陸的、台灣的師父，有些師父給大師不好的感受，也有幾位給了他滿心的歡喜，這就讓大師知道甚麼樣的領導方式是受弟子愛戴的，甚麼樣的方式是不受喜愛的。隨著年歲漸長，自己做了領導，面對弟子，面對信徒，各有不同的領導要點。

 大師談被領導學，其實是因為自己有領導眾人的理想，若無此一理想，則工作只是謀一溫飽，不必看重跟上級的關係，只要不衝突就好。但是，為了理想的實現，上下的合作心態十分重要，彼此對事情的共識十分重要，若不能做到，雙方的理想都無法達成。所以，領導與被領導者兩人都是領導者，都是要為理想的追求而努力並合作的人。大師說：

其實就我一生的閱歷來說，被人領導是一門重要的學問，而且能夠被人領導的人將來才能做好領導的角色。我深感：領導別人固然很難做好，但能夠擅於被人領導，亦非易事。所以，當目睹大家熱衷於做領導人時，我不禁在此大聲疾呼：做一個成功的「被領導者」才是一門最重要的學問。[[24]](#footnote-24)

 要做領導人先要被領導，這是因為，領導人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夠跟別人合作，這種胸襟，就在自己被領導時才能獲得培養。被領導時關切的還是事情的成功，而不是自己的事功，這樣就能縮小自我，有成人之美，這樣的人，將來才能成為好的領導人。要做一個好的被領導人，就是要追隨一位好的領導人，一起實現理想，然而，從大陸剛到台灣的星雲大師，雖然不斷追隨，卻沒有能夠讓他完全信服的領導人。他說：

我心中依然盼望能有一位大德讓我追隨左右，奉行領導，所以我觀察良久，準備擇主常隨。在尋尋覓覓之中，我發現儘管有的大德長於教理研究，有的大德精於時勢分析，有的大德擅於政論批評，有的安於高位榮顯，但都未能懷抱振興佛教的理念。在茫然無主之餘，我更加渴望能出現一位沒有自私主觀立場，而且真正關心整個佛教的高僧大德，來作為依止的對象。[[25]](#footnote-25)

 當然，太虛大師是大師的典範，既然如此，其他的師父就難以讓大師心服了，另一方面，大師自己心中熊熊的烈火，看事情總有自己獨特的價值觀，因此也不能滿意於多位師父的做法。所幸，星雲大師做到了一點，就是沒有留下衝突的場面，雖然理想不能相契，相處時的互動也不能滿意，一些心中的不快，倒是還能自己化解。不快是一定有的，這表示大師的修養還未臻至化境，也表示年輕的熱心裝了太多的理想，既然無人可隨，就隨了自己吧：

由於幾次未能如願地被人長期領導，所謂「蜀中無大將，廖化作先鋒」，在不得已的情況下，被青年佛子慢慢推上了領導人的位子。自一九五三年以後，我都是擔任住持、會長、校長、院長、所長等職位，更加體會出「被人領導是幸福的，領導別人是辛苦的。[[26]](#footnote-26)

 大師自己擔任領導以後，對於領導者和被領導者又有了更深刻的體會，被人領導是幸福的，領導別人是辛苦的。關鍵就是，被領導者若是碰到了好的領導，不僅生命有了方向，行動還有人支持，心情還有人照顧。若是領導者，那就是一切重擔一肩扛，要知道理想方向，要駕馭弟子信徒，這是要真有本事的人才能做得好的，也就是要能服眾。這讓大師領悟到：

這一路行來，我雖未曾找到心目中的領導人，但因為我甘於隨緣、被人領導，不但悟出一番領導的方法，更深深感到「良禽擇木而棲，忠臣擇主而侍」之銘語誠乃擲地鏗鏘，歷久彌新的至理。換言之，一個稱職的被領導者如果找到了名主，就必須心悅誠服，放下「上、中、前」（請客坐在上位，照相坐在中間，走路走在前面）的慾望，捐棄己見，時時記住扮演好幕僚角色，不但不可批評領導者，更不可出賣領導者自我求榮，一個被人領導的晚輩不得利用領導者的名聲，而且應該善於體會領導者的理念，勤於執行領導者的指示。[[27]](#footnote-27)

 其實，做個被領導的人，跟領導者一樣，都是對這個世界充滿了理想的人，所以一定會選擇領袖，因此，每個領袖人物都會不斷地被觀察，若是能得到有才幹的部屬，則他的事業一定快速擴張。至於找到名主的被領導者，必須是真的為理想而來，而非為利益而來，所以是要扮演幕僚的角色，而不是有「站在大樹下好乘涼」的心態，懈怠偷懶；或是僭越職權，或是不聽指揮。悟通了這些道理，大師自做領導的時候，對於和被領導者的關係，就有了一番新境界，不論是對弟子還是對信徒，都是要相讓的：

對於徒眾，我從不以領導者自居，而總是循循善誘，觀機逗教。大多數的弟子都心甘情願、死心塌地服從領導，在工作崗位上勤奮精進，但也有些弟子表面順從，心中卻存深厚我見，對於這類人等，我也只好裝聾作啞，忍痛見他受挫以後，悔不當初。有時，我也讓一些弟子偶而有機會充當我的管理人，讓他們心裡高興一下。所以，有時在走路時，聽到他們善意地要我向前退後，我都無不遵守；有時在吃飯時，聽到他們好心地要我吃這吃那，我也咸皆從命；乃至在開會時，弟子提出佳見，我均從善如流；在做事時，徒眾另有良策，我也隨喜接納。也許正因為我與生俱來這種「被人領導」的性格，所以能與弟子融洽相處，和合無間。[[28]](#footnote-28)

 看到這段文字，覺得沉重，也覺得有趣，另外還學到了智慧。沉重的是，弟子不知順服大師的領導，要自己頭破血流了才知道。其實，大師智慧過人，甚麼事情看得細緻深遠，提出的指令，觀機逗教，一事多義，無奈弟子我執尚重，有抗拒心，要自己來一下，但是綜觀大局，這種作法其實就是不通的。弟子是否真能知道師父的功力？這是不容易的，這是個人的智慧問題。佛法固然是好的，沒有哪一位來到佛光山的弟子不認同的，但是，要接受大師建議的方法來做事及成長，則未必是每位弟子都能義無反顧地接受的，每個人都有臨界點，這就是個人在成長中需要突破的。

　　有趣的是，領導千萬人的星雲大師，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上，豈能沒有心淨理明，然而卻會有弟子要來給建議做改變，其實這是不必要的，但為了從眾，有時領導者在這些小事情上被人家領導一下，便能上下和樂融洽，十分和諧。有智慧的領導固然可以做到，但有智慧的弟子，其實可以不必如此。有事問一下，講了照做。沒事照舊，直接就做了，大家都省事，彼此節約時間，這樣更有默契。

　　大師智慧的是，在公眾的事務上，弟子有好的想法，他能不堅持己見，從善如流，結果可能事情還辦得更好。對於弟子如此，對於更有社會政經地位的佛光會員呢？

至於我所創設的佛光會，各地協、分會的會長、幹部等，大多為事業有成的社會精英，大家在一個佛陀的人間佛教信仰下團結合作，所以我對於他們的領導也僅限於信仰上的指點，其他如感情、事業、友誼、婚姻等問題，我都避免干預。由於彼此認清界分，所以能凝聚共識，發揮力量。[[29]](#footnote-29)

 對於這個族群，大師採取合作的態度，大家地位平等，共同護衛佛法，這其實也還是領導，沒有大師的號召，如何有這許多人的投入？所以大師不以一般宗教師與信徒的關係來對待，不去給他們做生活的建議，好像他們連生活都出了問題才來拜佛信佛似的，人家也是為弘法而來，至於本身有無煩惱，自己解決。這樣的對待，不知大師的弟子和會員之間，能否體會？

 被領導學，就是領導學，被領導是為了要領導，被大有志向智慧才幹的大師領導，就是自己也要去服務大眾而領導眾人的，所以，要會被領導，一起完成事業，也要隨時準備好做領導，帶領眾人實踐。這都是菩提心的發用之後才會有的事情，裡面的觀念則是「面對社會的接引智慧」。

十、 　小結：

　　以上數則法語，都是大師深刻的智慧流露。筆者有所感受，大師的《往事百語》是愈寫愈深刻，智慧愈通透，能善讀善會意，自己受益甚大，這個系列筆者還要繼續耕耘，智者在此，能不頂禮效習？待續。

1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(二)老二哲學》頁3，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，1999年出版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(二)老二哲學》頁4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(二)老二哲學》頁19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(二)老二哲學》頁20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(二)老二哲學》頁29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(二)老二哲學》頁29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(二)老二哲學》頁40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(二)老二哲學》頁41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(二)老二哲學》頁42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(二)老二哲學》頁55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(二)老二哲學》頁64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(二)老二哲學》頁74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3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(二)老二哲學》頁77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4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(二)老二哲學》頁82 [↑](#footnote-ref-14)
15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(二)老二哲學》頁88 [↑](#footnote-ref-15)
16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(二)老二哲學》頁88 [↑](#footnote-ref-16)
17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(二)老二哲學》頁94 [↑](#footnote-ref-17)
18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(二)老二哲學》頁96 [↑](#footnote-ref-18)
19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(二)老二哲學》頁99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9)
20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(二)老二哲學》頁104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0)
21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(二)老二哲學》頁108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1)
22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(二)老二哲學》頁112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2)
23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(二)老二哲學》頁113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3)
24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(二)老二哲學》頁115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4)
25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(二)老二哲學》頁117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5)
26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(二)老二哲學》頁121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6)
27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(二)老二哲學》頁121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7)
28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(二)老二哲學》頁122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8)
29. 星雲大師著，《往事百語(二)老二哲學》頁123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9)